

新醫學運動， 一個不能不期待的人性之光

醫學是一個社會進步程度的重要指標。這個進步指向，不但 是人民健康基本照料的提供還是文化基調的維持與良心力量的支持。原因是，醫業是人羣職業中少數含有相扶相依仁愛意義，又具有實踐精神的技能。這個行業本質，在現代化的過程中，不可避免的具有矛盾的內在衝突，最具反思緊張的問題。

醫業是以「救人」為職志。可是以醫為業的人，同時是以提供醫之技術來「謀生」。救人應是不計代價的。可是，謀生卻是要計代價的。這兩種哲學本義不同的思考所埋下的兩難局面，在過去被化約到「醫德」這個總的道德範圍去討論，反而沒有機會透視，這樣的兩難局面到底有怎樣的解困之道。

愈來愈發達的醫業所建構出來的「醫學工業複雜體(MEDICAL INDUSTRIAL COMPLEX)」事實上正在加深這個問題的困難程度。分工愈來愈細密的醫業，使得現代企業管理進入醫業，並將這個志業納入「服務業」的第三個階段產業結構中，以利潤為中心來運作。這樣的「醫院人」，在以「服務」來「謀生」的職業合理化下，「救人」成了一個陌生的意涵。

這是今日社會病理的一部分，分工固然是現代化的必須，可是分工的結果，常把人性所必然要面對的問題，在分割的過程中，拋棄三不管地帶。在醫院中，保證金、掛號、繳費這些與利潤直接相關的部門，非常細巧的包

夾著「救人」這個醫業本質。而「醫院人」在免於直接面對這些相關利潤問題的情況下，理論上，可以更專注於「救人」，實際上，卻也可以免於「救人與利潤」的矛盾衝擊。特別是在面對付不起錢的貧苦大眾時，「醫院人」可以得助於分工，免於內心的道德責難。

這樣的「醫院人難局」，不過是最近五十年才發展出來的。事實上，從過去中國或西方的醫學與社會關連來探查，可以發現，醫者曾經是必須面對「救人與謀生」的基本矛盾，而從這樣的基本矛盾的衝突緊張中，醫德或是更高的社會責任，得以湧現。面對急難者的義診，或是扮演社會貧苦者的代言人，或更高成為文化的張力，以及社會改革的先行者，甚至革命者如孫文先生。

今天的「醫院」，很顯然的分離了這個醫業內在緊張，使得大多數的人員，在無須面臨難局的鬆動職業倫理中，淹沒在金錢遊戲資本主義社會。

今天的「醫」，成了一種「現代生活之必需」，一種「健康的消費」，是「開門第八件事」，列位於柴米油鹽醬醋茶之後。在「醫療消費」這樣的名詞廣為社會接受，而「醫院人」也習以為常，以為合理的情況下，「消費者」不滿醫療服務，如同他不滿一瓶問題醬油，而衍出種種糾紛，都是遠因於這個行業有了資本主義企業腐化的「必需之罪(NCESSARY SIN)」。

中國字的「醫科」兩個字，

與「醬料」，有著字形上容易誤認的相似。今日的「醫學工業複雜體」企業腐化性運作，其實也正在將「醫科」變成「醬料」。把這「救人志業」，變成與買賣醬油一般的消費。這應是許多今日「醫院人」共同情感上的空虛與痛苦的主要原因。

上一代的台灣醫師，不但在醫業上，有基本的濟世道德堅持，而且，社會種種文明之病，他們同樣有人文情懷加以關照。這是這個行業以救人為中心思考，基本倫理形成的必然。今天的「醫院人」，在被解除濟世道德責任壓力之後，他每天仍須面對活生生的生老病死問題，救人的現場，隱隱的，針刺般的，提醒著「醫院人」，這是人生無上的聖業，可是他們似乎找不到著力點，來紓解這個積累緊張。

一種回歸人性的「新醫學運動」，可能是今天「醫院人」自我反省，自我改造的重要步驟。如何找出今日醫院之冰冷機體之病，是首要工作。如何在醫院企業化內部找出裂解人性部份加以檢討，以濟世為最高指引的「新醫學運動」，對今日醫院的管理、營運，進行全面的批判，必然與「醫院人」的人文覺醒息息相關。這是今日社會病理解困的重要一環。「新醫學運動」所帶領的人文衝擊，也將使這個社會行將滅熄的人性之光得以大亮。雖然這個機會似乎很渺茫。我們卻不能不期待。

作者／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，現為人間雜誌總編輯